



雕刻自我·修养读物书系

仲达明◎著

向上的人生 奋斗与成长



Grow Up In The Struggle

正能量，在光明中高举，在星光下放进夜的宝箱，
早晨，让它在礼拜声中开放的鲜花丛里找到自己，欣然释放。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雕刻自我·修养读物书系

向上的人生 奋斗与成长

仲达明◎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向上的人生·奋斗与成长/仲达明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2

(“雕刻自我”. 修养读物书系)

ISBN 978 - 7 - 5136 - 1965 - 3

I. ①向… II. ①仲… III. ①成功心理—通俗读物 IV. ①B848. 4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1433 号

责任编辑 丁楠
责任审读 霍宏涛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4. 25
字数 209 千字
版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 - 7 - 5136 - 1965 - 3/Z · 994
定价 28. 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第一辑

别忙着得出
人生的结论





别忙着得出人生的结论

南美洲一个名叫巴里卡的偏远村子，一个男孩因失恋积郁成疾。

父亲买回一团红丝线，把他带到一个靠近沙漠的小旅馆。

第二天，父亲背上儿子和一块石头向沙漠出发。

两个小时后，当父亲在沙漠深处看到那零星的绿色，便对垂在肩头的儿子说：“那是卷柏。”

儿子毫无反应，依旧垂着头，像死人一样。

父亲在一株碗口大小的卷柏边把他扔下，拿出红丝线，一头系在带来的石头上，然后把线全部理开，另一端系在卷柏的根部。

“看见了”？父亲问。

儿子动了一下头。

父亲有点失望，背起儿子赶回旅馆。

晚上睡觉前，父亲问儿子：“知道我为什么带你看一株野草？”

“你想让我知道再艰难的地方也有生命？”儿子带着嘲笑的口吻说。

父亲苦笑着说：“别忙着得出人生的结论，孩子。”

一周后，他们又出现在沙漠里，还是上次发现卷柏的地方。儿子发现系着红线的卷柏竟换了地方。“是不是有人动了手脚？父亲，不可能！”一周来父亲没离他半步，他摸着那带着粗针的枝条，一头雾水。

父亲走过来，拿着那块系着红线的石头，到卷柏边盘腿坐下来，接着把线一圈圈绕到石头上，直到线离卷柏还有半米便停下来，然后把石头又放在卷柏边上。

回到旅馆，又是睡觉前，他告诉儿子：“卷柏在水分不足的时候会把

根拔出来，变成球状，随风滚到水分充足的地方扎根。”

儿子听得很认真。末了，他说：“你是说水源无处不在？”

父亲又是一阵苦笑，说：“孩子，别忙着得出人生的结论。”

天热得厉害，小旅馆成了蒸笼。尽管如此，儿子倒惦记着被父亲拴在石头上的卷柏：这样的天气，沙子都要融化，更何况一株小草，也许父亲想用卷柏的尸体告诉他一个刻骨铭心的道理。

一周后，儿子竟能勉强行走，他和父亲搀扶着向沙漠走去。

他看见了那块石头，看见了那根红线和卷柏。卷柏黄黄的，几乎和沙子一样，但不是躺着死去，而是卷曲着向上生长。

他甩开父亲的手，趴在它边上：“还活着！”他抚摸着它，却发现它的位置不是上次那个地方。

这时，父亲轻声说：“一周来，它不止一次地拔出根，找水源，却发现被拴住走不了，没办法，它只好深深地扎下根才能保住命，这就是它不在以前地方的原因。”

儿子似乎恍然大悟，激动地说：“扎下深根……”

父亲打断他，想要说什么，却又被儿子打断：“别忙着得出人生的结论！”

说完，两个男人拥抱在一起，在南美洲炙热的沙漠上，带着泪笑起来。



别折断理想的根

从那节课后，滴水观音成了她美丽的绰号，学生们叫得亲切，她听着温暖。

那是新学期的第一次月考，她所带的班级考得一塌糊涂，那天课前，同学们一改往日的嬉闹，整个教室被一种悲剧气氛笼罩着。

铃声响过，教室里越发安静。远远地听到她平跟皮鞋传来铿锵的声音，一下下敲击在同学们愧疚的心坎上。

到门前，她犹豫了一下，站在阳光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微笑着走进教室，她显得比平时更平易近人，一脸和蔼。等大家坐下之后，她顿了顿，本想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望了一眼墙角的那株茂盛的滴水观音，然后开始讲新课，并没总结考试情况。

就这样，在大家的意料之外，一节很短又很长的课就这样结束了。听到教室一头传来的电铃声，同学们似乎松了一口气。这时，她也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宣布下课。可她并没有走，也就没有人愿意出去。

只见她走向滴水观音边上的脸盆，洗了洗手，又看看边上那盆肥硕的滴水观音，似乎发现有点干了，便顺手端起盆，把水浇到花的根部。只见她手腕一落，手中的盆硬是把滴水观音的一根大拇指粗的茎折断，落到地上。一盆肥肥大大的滴水观音，本来由三根茎缠绕着生长，十分匀称，现在因为断了一根茎而失去了平衡。

放好盆，只见她捡起地上的那一截断茎，另一手抱起讲桌上的教材，边走边研究着。

没几天，很多班级都开始大张旗鼓地总结月考，公布班级在年级的位次，在墙上张贴各科优秀学生，甚至有的班主任还把学生的照片贴到公布栏内……而这一切，她似乎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依旧上她的课，就连一周一次的例行班会课也不见她总结月考成绩，倒是表扬班级的“护花使者”为那棵断茎的滴水观音浇水勤了许多。

就这样过去了十几天，又是一天下午的第一节课，大家又是在敏感中等来了老师。不过，奇怪的是她今天并没有带上教材，只是拿了一截枯枝，从远处看，很像是干枯的荷叶，但荷叶不会一个枝上长几片叶子。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猜测着，课堂又出现了少有的活跃气氛。

她冷静地看了一眼下面，举起讲桌上的枯枝说：“这就是十几天前滴水观音被我折断的那一截。”

她话音刚落，教室里便沸腾起来，几乎没有人相信当初鲜嫩硕大的叶

片会变成眼前这个样子。

她似乎没有在意大家的感受，叫前面一个男生把墙角的那盆滴水观音搬到讲桌上。没等她开口，下面又是一阵骚动。原来，滴水观音那断了的枝条处已经长出几片娇嫩的叶子，只是颜色比其他叶片浅一些罢了，根本看不出折断的痕迹，整盆花，又显得十分匀称，丰丰硕硕，十分美观。

“你们看到了吗，一盆滴水观音也就十几天时间，就能长得和以前一样。而当初，我可是有意折断它的枝条。”她有意顿了顿，接着说，“而你们也就是一次小小的考试，却考得你们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教室里回荡着老师的声音，不过大家这一次并没有因为老师的批评而低头，一个个坐直了身子，像讲桌上滴水观音新长出的叶片，生机勃勃。

“这十几天，我只不过有意叫‘护花使者’多浇了点水，花就变成这个样子，而你们，喝水吃饭依旧，却还沉浸在悲伤中？”

一双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老师，教室里安静极了。

“人生必定会遇到挫折，但问题是我们要能从挫折中吸取更多的养料，让更加丰富的经验养料使自己成长得更加壮硕。你们看，断了的枝条不能再活，而留下的根却能重生。”她举着那几片枯叶接着说，“已经过去的就像这断了的枝条，只能连着枯萎的叶片，而这土中的断根，才能连着我们美好的未来。挫折算什么，只要理想的根还在，就会在人生的树上长出叶子、开出花朵。”

那节课后，大家都亲切地叫她滴水观音老师。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呀，正是这个充满智慧的观音，用一滴圣水，激活了几十个人的精彩人生。



爷爷的清华爷爷的北大

读高中时，第一次在外求学，人地生疏，课程又紧，心情可想而知。一个月后的假期，实际上是一个双休日，我迫不及待地要回家，尽管室友们三五成群地邀请我到市区逛逛，但我觉得，只有我那田野中的村庄、村庄中的田野才是我的家园，在那些弯曲的泥泞的小路上，我留下多少晨读与暮归的脚印，即使在这较为宁静的校园，遍地的水泥让我有一种悬空的感觉，校园外城市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与我更是格格不入。

007

像一个逃兵一样，我逃离了城市的喧嚣与浮华。我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想：我读书的意义，如果仅为离开农村，追求所谓城市的生活，那么我现在过得就该算是城市生活了，我喜欢吗？不喜欢！既然如此，那么我读书的意义又在哪里？我想到在外打工的父母，他们喜欢他们所在的那座江南的城市吗？肯定不！如果不是为了我和年事已高的爷爷，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坐车回来，因为，只有那田野里的村庄、村庄里的田野才是我们的家园。我又想到爷爷，他一辈子没有离开家园，他活得不是照样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吗？只是我不知道，我读高中的离去，对他可是一种伤害。没有了孙女的撒娇，没有了孙女的依靠，没有了孙女的歌声，没有了孙女的唠叨，也没有了孙女的鼾声……他的那些老掉牙的故事还有谁来聆听？

爷爷不在，为我开门的是那条浑身泛着油光的小黄狗。一个月不见了，它长高了，一跳就跳到我的胸前。看得出来，我不在家的日子，它就成了爷爷的孙女。它扒在我的胸前，哈出暖暖的热气，直冲到我的脸上，它伸出的舌头，舔着我的两腮。我搂着它那胖乎乎的脖子，一下子忘掉了一个月的不快。在放下它的那一刻，我几乎哭出声来。小黄看着我，

怔怔得不知道我怎么了，只是在我的腿间绕来绕去地安慰着我。

我坐在门前的凳子上，小黄就扒在我的脚边的泥地上。我空洞地望着门外的菜园子，看着几只芦花鸡在一垄大椒下找着虫子。太阳从槐树上落下去，把昏黄的光线投到菜园子上，我看到那寂静的园子里浮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

“汪汪汪。”小黄叫了几声，摇着尾巴跑了出去。不一会又跟着爷爷跑了回来。爷爷看到我很是吃惊：“丫头，怎么这长时间才回家？”

一看到爷爷，我便想哭，再听到爷爷的话，我的眼泪就漱漱地落下来，感觉一肚子委屈，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

“看把你瘦的。”爷爷抚摸着我的头，心痛地说：“我就说过，城市千好万好，就是吃不好。看把我大孙女瘦的。”

……

“好了，乖孙女，别哭了，爷爷给你去抓几条鱼补补身子。”

听说爷爷要抓鱼，我一下子不哭了，心想正好没事，跟爷爷去抓鱼吧，爷爷看我兴致很高，便从屋山头翻出皮叉和鱼篓，和我到村后的沂河。

傍晚的河面显得很静，一些水草安静地流向远方，水草的远方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条河从我记事就有了，流过了多少水草，我也记不清了。

爷爷穿好皮叉，把鱼篓上的绳子往脖底一挂，叫我在岸上等着，看他如何抓鱼。我和小黄坐在一片野草上，很是舒服，看着爷爷小心地下水。

远处的河堤上，树已笼烟，再远处，几只鹈鹕在低处飞着。我看着水汽里的爷爷，他很认真，小心翼翼地在浅水处的水里弯着腰，双臂时开时合。我不知道深秋的河水是否水寒砭骨，我不知道爷爷这把老骨头能否抵挡得住。忽然，只见他双手一拢，一阵挣扎，接着就不动了。爷爷把双臂分开，转过身子，手放在身后，冲着岸上的我说：“大孙女，你猜爷爷摸到什么鱼？”

小黄这时也兴奋地“汪汪”叫起来。

“抓到了吗？”我没想到爷爷这么厉害，这么快就抓到了鱼。

“抓到了，还是大的。你猜猜，看爷爷抓到了什么鱼？”

爷爷的手在身后的水里不自然地动着，看样子真的抓到大鱼了。

“是大红鱼吧？”我想到以前爷爷抓最多的都是红鱼，便顺口猜道。

“我也不知道。”爷爷说。

接着只见他举起右手，大声说：“这条是清华！”

我一愣，他又举起左手，大声说：“这条是北大！”

两条活蹦乱跳的草鱼，在爷爷的眼里竟是“清华”“北大”！

我眼眶再一次湿润，爷爷的玩笑里有着多少希望和期冀。我没有理由拒绝城市，那是爷爷和远在他乡父母对我的期望。

吃完爷爷做的“清华”“北大”，我再次回到城市，校园还是那个校园，但我因为有了爷爷的“清华”“北大”而变得坚强。

如今，我正走在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唯一的牵挂是远方的爷爷，深秋时节您还下水抓鱼吗？家乡的秋水水寒砭骨吗？



一堂减法课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们几个男同学向校长兼班主任的管老师递交了一份关于退学的申请书，就放在他二楼的办公桌上，估计他第二天上课前一定能够看到。对我们而言，明天上午第四节数学课将成为在校的最后一堂课。我们已经商量好，听完班主任管老师的课，吃过午饭就南下打工。我们几个人论年纪在整个高三年级里都是最大的；论成绩却始终在中游水平徘徊，考上理想的大学是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毕竟我们已经是快20岁的男子汉了，与其为了一个没有希望的目标浪费时间，不如早点打工挣钱，起码不再给父母增添负担。